

历代名家咏叹天中之泌阳篇—— 天中名邑的双面叙事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康国富

宿泌阳县田舍

民家深树里，下马点灯时。
野老争相问，君从何处来？
山风寒飒飒，村径黑累累。
明发渡前岭，鸡鸣路更歧。

——明·李昌祺

这首作于明宣德七年(1432年)的纪行诗，揭开了中原名邑——泌阳的千年帷幕。江西布政使李昌祺奉诏入京，夜宿荒村，在“山风寒飒飒”中，他看见的不是盘古圣地或帝师故里，而是乱世乡野最本真的困顿。正是这种不施粉黛的白描，让泌阳在历代诗卷中，呈现远比神话传说更复杂的肌理。

从范缜的落花 到沈约的琴弦

当李昌祺在寒村下马时，他脚下的土地，曾养育出中国思想史上最犀利的一颗灵魂。

南朝齐永明七年(489年)，建竟陵王西邸。

宰相萧子良设宴，席间高僧云集，大讲因果报应。一位来自舞阴(今泌阳羊册镇)的中年官员忽然起身，以平静如水的声调说出惊雷之语：“人生如树花同发，随风而堕。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殊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”

范缜的“落花论”，从此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深刻的命运隐喻之一。这场辩论催生的《神灭论》，以“刃利之喻”斩断神鬼迷障：“神之于质，犹利之于刃；形之于用，犹刃之于利……未闻刃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？”

300年后，当南朝文坛领袖沈约写下《形神论》批驳范缜时，他或许未曾想到，这位舞阴人的倔强身影，将以另一种方式不朽。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《南史》中为他定音：“缜婢直之节，著于始终。”清代诗人赵翼论诗时，仍下意识化用其典：“茵溷花分总宿因”。

而范缜的兄长范云，则在“竟陵八友”的诗酒唱和中，为故乡注入另一重诗意。当他写下“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”时，那些在时空中飞舞的晶莹物象，与弟弟笔下的“落花”构成了奇妙呼应——一个关乎命运的不常，一个关乎时光的易逝。

从郦道元的笔端 到王云凤的马蹄

北魏延昌四年(515年)，东荆州刺史郦道元驻节舞阴故城。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，在后来写就的《水经注》中，以科学家般的精确与诗人般的深情，为故乡的河流作传：“比水(今泌水)出比阳东北太胡山，东南流过其县南，泄水从南来注之……水



泌阳境内的楚长城遗址有待开发

中有立石，高十余丈，广二十许步，上甚平整。耆旧传言，昔有美女浣衣其上，故名织女石。”

郦道元不曾为泌阳题诗，但他用“峻洁层深”(清·刘熙载语)的笔法，将比水、舞阴城、织女石等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化的山水长卷中。苏轼坦言“《水经》亦屡读”，张岱更直言“古人记山水，太上郦道元”。郦注一文，胜诗千行。

800年后，当明代官员王云凤打马走过这片土地时，他在《泌阳道中》写下另一重发现：日暮春残客味慵，肩舆摇曳一扶筇。桐花落处晴犹雪，麦颖齐时雨似酥。地平生不解求温饱，身在铜山泌水中。

“铜山泌水”——王云凤精准抓住了泌阳山水的灵魂。铜山(今属泌阳铜山乡)的矿藏与泌水的清流，构成了这片土地刚柔并济的品格。而“地僻居民仍上古”一句，则道出了泌阳作为“盘古圣地”的原始基因：在官方祭祀盘古的山西、湖南等地之外，泌阳的盘古神话以其野性生命力，在民间代代相传。

从焦芳的阁老胡同 到沈德潜的诗笔

历史的光谱总有明暗。在范缜的铮铮铁骨映照下，另一座泌阳人故居显得格外刺眼。

明正德年间，北京皇城。

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，正提笔撰写《孝宗实录》。这位泌阳籍的阁老，此刻却将墨水泼向同僚谢迁：“(谢迁)与刘健、李东阳专权嫉贤……”一字一句，皆为迎合权宦刘瑾。当刘瑾读到这段时，大笑：“焦公真我知己也！”

这是泌阳历史上最复杂的回乡者。焦芳晚年致仕归乡，在泌阳城南

筑起豪华府邸，门前“阁老胡同”车马如流。然而当刘瑾伏诛的消息传来，这座宅邸瞬间门可罗雀。清代诗人沈德潜翻阅《明史·焦芳传》时，愤然提笔：泌阳真丑恶，媚阉必争先。排击正人类，通逃阉党连。诛求遍郡国，流毒及市廛。流寇空挥刃，恨不磔其脣。

“恨不磔其脣”——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。沈德潜的怒火，代表了后世对焦芳的盖棺定论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位权奸的曾孙焦黼，却在康熙年间任泌阳知县，主持编撰了《泌阳县志》。他在序言中小心翼翼地写道：“余先世籍隶于泌”，对曾祖的往事讳莫如深。

一座阁老府，半部忠奸鉴。当游人在泌阳寻访“阁老胡同”遗迹时，他们看到的不仅是青苔斑驳的砖石，更是一个县城在帝国权力网络中的挣扎与沉浮。

从“泌水洋洋” 到新时代的弦歌

泌阳的文脉，始于《诗经》中的一句吟咏：“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。”(《诗经·陈风·衡门》)

这条被郦道元考证、被王云凤歌颂的河流，早在先秦时就以“洋洋”之态进入华夏文明的集体记忆。清代诗人孙世封行经此地时，仍被其气象所震撼：“山行不见日，泌水望迢迢。”

泌水滋养了独特的“泌阳八景”诗学。从明代的《溪陂春雨》到清代的《铜山积雪》，本土文人用集体创作的方式，完成对家乡山水的系统性礼赞。而现代学者梁启超的评价，则为这条文脉注入了新时代的回响：“范缜《神灭论》，其学识不让十八世纪之唯物论者。”

从范缜的落花到焦芳的府邸，从

郦道元的笔端到沈德潜的诗笔，泌阳在历史叙事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复杂样本的角色——这里有中国最彻底的唯物论者，也有最谄媚的权阉之党；有被《水经注》认证的山水，也有被《明史》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。

这就是真实的泌阳：它不提供单一的诗意，而是呈现全部的矛盾与丰富。当李昌祺在寒村点亮油灯时，他看见的不仅是“村径黑累累”的贫苦，更是这片土地在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光荣与耻辱、清澈与浑浊。而这，或许正是“天中”最深刻的内涵：它不是地理的中心，而是文明所有可能性的交汇之地。

如今，当我们漫步泌水之滨，重温这些诗句时，依然能听见范缜的辩论、郦道元的笔触、王云凤的马蹄声，以及沈德潜那声穿越时空的叹息——它们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深沉而复杂的和声。

从“诗里泌阳” 到“文旅名城”

昔日李昌祺笔下“山风寒飒飒”的荒村驿路，如今已蝶变为“三山两园两水一圣地”的全域旅游新画卷。泌阳正以山水为骨、文化为魂，将千年文脉转化为可游、可感、可体验的文旅动能。

山水焕新，再现“洋洋”气象。围绕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泌阳累计投资数十亿元推进泌水河生态治理，让“泌水倒流、鸥鹭齐飞”的胜景重现。依托铜山、盘古山、白云山三大核心资源，打造了集自然观光、避暑度假、文化寻根于一体的“三山”旅游带。其中，铜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与铜山风景区联动，成为豫南重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。

文化活化，解码“天中”基因。盘古山作为“中国盘古圣地”，每年农历三月三的庙会都会吸引周边数省数十万信众前来寻根拜祖，盘古文化节已成为省级文化名片。同时，范缜故里、楚长城、下河湾古冶铁遗址等历史遗存，正通过研学旅游、考古体验等形式，让无神论思想、冶铁文明走出课本，走进大众视野。

红绿交融，拓展文旅边界。依托焦竹园鄂豫边省委旧址、红二十五军长征遗迹等38处红色资源，泌阳构建了“红色+绿色”的复合型旅游产品。游客可在铜山湖欣赏山水之后，转赴红色教育基地接受精神洗礼。此外，“王店大装”等非遗项目通过民俗节庆“活态”展演，500年的正德古窖也转型为工业遗产旅游点，实现了从单纯景点观光向“文化+生态+产业”深度融合的跨越。

